

早期台灣與歐美的交流 台灣的「鴉片戰爭」(二十一) -- 打電報向國聯抗爭的續報

美國St. Louis大學及Glennon大主教兒童醫院小兒科血液癌瘤組 朱真一

前言

台灣歷史及醫學史上，鴉片問題扮一重要的角色，1929及1930年台灣人對總督府的鴉片政策有激烈的抗爭運動，台灣的鴉片問題在國際上引起注目。鴉片抗爭運動尤其把台灣鴉片問題國際化，促使鴉片癮者的治療提前實施。

1930年初民眾黨打電報給國際聯盟(League of Nations；國聯)是1929-30這兩年台灣人鴉片抗爭運動的高潮。這打電報給國聯一事，有非常動人有趣的故事，各種文章的故事情節相當不同。

初步探討後，2006年首先在《台灣醫界》雜誌上，發表了篇〈鴉片問題的背景、國際化經過及故事化〉的文章，討論打電報的不同情節¹，後來在《從醫界看早期台灣與歐美的交流(一)》一書中出版²。情節不同版本的文章，沒人列出故事出處的文獻。

2011年開始我再探討日據時代台灣人抗爭總督府的鴉片政策，以「鴉片戰爭」為系列為標題。最先以〈打電報給國聯的補正〉在《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》開始探討^{3,4}，發現更多不同的打電報故事。一再探討後，發現1947年由故事人物之一寫的文章最可能是「始作俑者」，這文章的正確性非常值得懷疑。以後繼續探討，找到此文更多的破綻及有疑問的地方。為了使大家容易瞭解前後的承接，這裡節錄些以前諸文的一些內容或圖片。

打電報抗爭鴉片的背景¹⁻⁴

日本修改舊鴉片令，於1928年12月28日頒新鴉片令，以後的施行細則有不少不能嚴禁的「但書」。台灣人擔心新法令反會使鴉片吸食

特許的人數增加而大力反對¹⁻⁴。對民眾黨及各界的反對，日政府悍然拒絕。不久國聯要派調查團到遠東地區包括台灣調查鴉片問題，民眾黨打電報給國聯，希望能直接向國聯調查團申訴¹⁻⁴。

1930年1月2日民眾黨以代表四百萬台灣人的名義，直接致電日內瓦國際聯盟總部控訴，希望國聯速採取方法阻止此鴉片政策。日本政府30幾年的台灣鴉片政策提前改變，總督府本就想尋求治療方案，提前開始強迫治療上癮者的措施。設立「更生院」及各醫院更生科，任命杜聰明為更生院醫局長，領導鴉片矯正治療工作^{1,2,5-8}。

打電報故事¹⁻²

鴉片抗爭是台灣歷史上重要的一頁，有不同又有趣的打電報「故事」。東方白在他的大河小說《浪淘沙》中以小說方式「故事化」⁹。連寫歷史的書《台灣歷史百講》中的一章〈一箭雙鵰的鴉片政策〉如下討論，類似地把打電報一事故事化¹⁰。此章說張月澄出打電報的主意並寫英文稿，把所有的功勞都歸張月澄。把蔣渭水寫成一無主見，一切聽從張月澄。文章內容有不少錯誤，把歷史寫成像小說。

以後不少寫鴉片問題的文章，打電報就有不同的情節，有的說張月澄擬稿且由張月澄從台北電信局打電報給國聯。有的說張月澄只是翻譯電文為英文，打電報者有的說是蔣渭水，有的說是他兒子蔣松輝。拍電報的時間，有晚間8點、7點或下午5點前的5分鐘或十分鐘及其他說法。這些不同故式的文獻出處，請看已

出版的拙著¹⁻⁴。

這打電報故事傳聞，遠在日本的劉明修都知道^{3,4,11}，特別說打電報在「下午5點過後，算好日本上級職員的下班時間，只有不懂英文的下級台灣職員的情況下」。劉明修對此典故沒列出引用文獻，整本書完全沒提到張月澄¹¹。

「始作俑者」文及更多補充

張月澄的兒子張超英口述的傳記¹²，一樣只談張月澄的功勞及足智多謀，建議打電報到國聯並執筆電文，還出晚上7點55分去打電報的主意。張秀哲（張月澄的另名）著《勿忘台灣 落花夢》的第24章〈密電「國聯」廢阿片〉¹³，寫1927年正月一日蔣渭水乘出租汽車造訪張家，商量反擊鴉片新特許方針的辦法。打電報的主意由張月澄提出，電報稿由張月澄用英文草擬，當晚7時55分成功地發出（圖1）。

此章最大的錯誤是拍電報的時間寫成1927年正月一日，國聯來台調查是1930年，正月一日也跟所有文獻的正月二日不同。這篇1947年的文章應該是這些打電報故事的「始作俑者」，這故事一再地轉告，故事愈轉愈偏。上述所有的文章，沒有人列張秀哲的書為資料來源，大概都是「聽」來的故事。

最近（2008年）經過蔣松輝的姪女蔣理容，求證於蔣松輝，蔣先生說：「打電報是蔣渭水以民眾黨的名義，信函由張月澄先生翻譯」，「電報是他拿去拍發，英文是張月澄翻譯的這兩件事確定沒錯」，「相信那職員是看不懂而技術員是照章行事並不管內容，才會那



圖1 張秀哲的《勿忘台灣 落花夢》；第24章〈密電「國聯」廢阿片〉第1、2段。

麼順利」。

黃煌雄舊版的蔣渭水傳沒提，新版的蔣渭水傳有類似上面蔣松輝的口述典故¹⁴。丘秀芷1984年出版的《民族正氣 蔣渭水傳》書也一樣，強調蔣松輝是不受注意的學生，利用這「隙縫」把電報發出去¹⁵。

1930年1月11日《台灣民報》的報導，則是一月二日午後三時發出電報給國聯（圖2）。國聯也有回電收到了，並刊出電文。沒有誰起稿，誰送去電信局等的資訊。午後三時非「快下班時間」，更沒有上述利用「隙縫」來「智取」日本電信局的說法。

打電報不同版本及最可能的情節

這裡簡單把所有文獻上種種不同的記載列下^{1-4,9-15}：



圖2 1930年民報1月11日，報導民眾黨打電報給國聯，正月二日午後三時拍出電報給國聯。正月四日午前九時頃接到回電。

電報稿起草人：民眾黨，蔣渭水，張月澄(英文稿)，陳欣(小說，初稿)。

翻譯成英文稿人：張月澄，陳欣(小說)。

去郵局打電報者：蔣渭水，張月澄，蔣松輝，詹渭水及彭英(小說)。

去郵局打電報時間：晚7點50分，晚7點55分，晚8點左右，晚7點，

下午4點50分，傍晚時分，下午5點過後，接近下班時間，晚間，午後三時。

最合情合理是蔣渭水拿中文電文稿找張月澄，請他翻譯成英文。蔣渭水領導下的民眾黨抗爭日本的鴉片政策很久，絕不可能到發電報前一天(1930年元旦)「才聽風聲日本要頒發新的鴉片特許而去找張月澄商量」¹⁰。上面提及不同而且誇張的傳說故事，很可能都源自上述1947年出版張秀哲書的〈密電「國聯」癸阿片〉那一章¹³。

第二、三次的電報

劉明修及張超英口述的兩本書^{11,12}，《台灣民報》(圖3)及張秀哲那章¹³，都說民眾黨2月18日再送一次電報，給快到台灣的輪船上的國聯調查團代表，表達要與國聯代表團懇



圖3 《台灣民報》報導民眾黨打的第二次電報。二月十八日午後九時頃拍出電報給國聯，還說接到第一次電報的回電。

談之意。

台北的電信局若被民眾黨要過一次(1930年1月2日那次)，把電報送到國聯，電信局的日本人職員是否會更小心封殺第二次的電報？張秀哲的說法，仍採用前例的「七點五十五分」的時間。《台灣民報》刊登打第二次電報一事(圖3)，則說2月18日午後9時發出。第三次電報只在2月22日的《台灣民報》上看到(圖4)，是調查團到達台灣2月19日那天，委員們仍在船上時發出。電文除歡迎外，並請指示如何與調查團訪談，報上還刊登國聯委員的回電。

張秀成(月澄)文的破綻處；《台灣民報》較可信

去電信局打電報故事的時間雖不同，故事寫得很生動，大都是快下班的時間，「趁著晚間英文發報員下班」拍電報。《台灣民報》的午後三時發出電報較可靠，那麼那些快



圖4 《台灣民報》報導民眾黨打的第三次電報。

下班時間的5,7,8點打電報的故事，就不是事實¹³。

再看張秀哲的那章〈密電「國聯」癮阿片〉¹³，上面寫拍電報文章的年、日都不對，歷史情節也多錯誤，談不少自己足智多謀及功勞。文中說蔣渭水乘黃色出租汽車造訪張家。經我多方查詢後，那年代出租汽車不是黃色，一位父親戰前經營出租汽車行業的朋友說，那時只有黑色的出租汽車。台灣戰前通稱小轎車包括計程車「烏（黑）頭仔車（福老台語發音 ou-thau-a-chhia)」。我的日本人同事，網路上找到日本1931年的出租汽車圖片，也是黑色的（圖5）。把出租汽車說成黃色，是文章大有問題的破綻處之一。

張秀哲該文及他兒子的口述傳記^{12,13}，都說第一、二次拍電報，於7點55分去電信局。《台灣民報》的報導，第一次（正月2日）打電報的時間是午後3時，第二次（2月18日）則是午後9時拍出，看來張秀哲那章的正確性大有問題。多方找日據時代郵便局的電信業務時

間，朋友幫找到《台灣日日新聞》的一份報導（圖6）。那報導說每年11月1日到2月底，電信業務開放到午後9點。看來《台灣民報》的報導可信，那麼兩次7點55分快下班才拍電報一事不正確。

總之，張秀哲（月澄）文章中有關打電報給國聯那兩段，不少不合歷史事實，打電報的時間與《台灣民報》不同，幾個情節又不正確。目前沒找到1947年以前有人寫過這類動人的故事。《台灣民報》報導是較原始的資料，報導的資訊應較可靠，較能相信。

結語

以上討論可知道打電報給國聯是鴉片抗爭的重要典故，打電報一事影響以後的鴉片抗爭運動及提前實施強迫治療鴉片癮者。不同版本的打電報故事，都很動人又智取電信局，最可能源自有很多錯誤、破綻、有疑問又標榜自己功勞的文章^{12,13}。這些典故的確實性值得懷疑。

謹謝杜淑純及蔣理容女史、東方白、蔣朝



圖5 日本1931年的出租汽車。（謹謝野口正彥教授提供）



圖6 《台灣日日新聞》1903年9月14日。有台灣日據時代郵電局的電報業務時間。(謹謝翁瑞彬先生提供)

根、翁瑞彬、野口正彥、王泰澤及林炳炎先生供給資料或圖片。

參考文獻

1. 朱真一：鴉片問題國際化及早期歐美留學生(1)：鴉片問題的背景、國際化經過及故事化。台灣醫界。2006; 49：453-458。
2. 朱真一：從醫界看早期台灣與歐美的交流(一)：鴉片問題國際化及早期歐美留學生(1-4)。台北，望春風文化。2007：133-191。
3. 朱真一：早期台灣與歐美的交流：台灣的「鴉片戰爭」(1)：打電報給國聯的補正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。2011; 55(1): 74-78。
4. 朱真一：早期台灣與歐美的交流：台灣的「鴉片戰爭」(2)：對電報的反應及國聯調查團的活動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。2011;

55(2): 70-74。

5. 朱真一：台灣的「鴉片戰爭」(四) --前期實施的專賣及漸禁政策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。2011; 55(5): 78-82。
6. 朱真一：台灣的「鴉片戰爭」(五) --「鴉片戰爭」開始及初步成果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。2011; 55(6): 76-80。
7. 台灣的「鴉片戰爭」(八) --杜聰明教授的「準備」及更生院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。2011; 55(9): 82-86。
8. 朱真一：台灣的「鴉片戰爭」(十六) --更生院的矯正工作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。2012; 56(5): 79-84。
9. 東方白(林文德)：浪淘沙。1990；台北市，前衛。
10. 馮作民：台灣歷史百講。第四版，1976；台北市，青文。
11. 劉明修(李明峻翻譯)：台灣統治與鴉片問題。台北，前衛，2008。
12. 陳柔縉(張超英口述)：宮前町九十番地。台北，時報文化，2006。
13. 張秀哲：勿忘台灣 落花夢。台北，東方出版社；1947。
14. 黃煌雄：蔣渭水傳。台北，時報文化，2006：165。
15. 丘秀芷：民族正氣-蔣渭水傳。台北，近代中國出版社；1984。✚